



战斗中的勇士 商业中的红旗

天津市第三商业局 編

寫 在 前 面

張召信同志，河北省獻縣高官村人，現年四十四歲。他從十五歲就給地主扛活，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。抗日戰爭爆發後的第二年——1938年，他走上了革命崗位。1940年他又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，在黨的培養教育下，鍛煉成一個革命意志堅強的戰士，後被提升為連長。在敵後殘酷的战斗年月里，他不怕流血犧牲英勇善戰，在十多年的战斗中身受十二處傷。1949年因患失血症，復員回家。回到家鄉後，他一直努力地為黨工作。1953年，他身體有些好轉了，黨組織決定分配他到高官鄉供銷社當售銷員，雖然他的傷疤有時還隱隱作痛，為了黨的革命事業，他堅決走上了這個光榮的崗位，一直到现在。在工作中他從不計較個人得失，埋頭苦幹，不管白天黑夜、風里雨里，不管嚴寒的冬天或炎熱的夏季，四年如一日。陰雨難行不能推車，他就肩担身背，給群眾送貨，哪時用哪時送。因此，得到了群眾的好評，連續四年被評為先進工作者。他的實際行動，給商業工作者樹立了光輝的榜樣。

1958年7月，他又出席了河北省商業躍進評比大會。會上，中共河北省委和河北省人民委員會，號召全省商業工作人員開展一個學習張召信的运动。張召信在商業職工中成了一個熟知的名字，許多人都愿深刻了解他的一切事情。因此，我們編寫了這本書，獻給學習張召信的同志們。

這是一本描述張召信同志的生活的書，由他幼年時代開始，較具體地寫了他各個時期一些動人的事跡。在他幾十年

的斗争过程中，有着雇工生活的辛酸经历，有抗日和解放战争中英勇的战斗生活，又有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先进事迹。涉及的方面很多，这里主要是介绍他现在的情况。虽然执笔的同志和他同吃、同住、同工作了好长时间，但由于写作水平的限制，很难写得好，希望读者多多批评指正。

編 者

1958年10月26日

目 次

幼年扛活.....	1
战斗在敌后.....	6
入党.....	11
复仇.....	12
当售货员.....	15
救灾.....	18
和暴风雨搏斗.....	21
勤劳俭朴.....	22
农业生产的“先行官”.....	24
农业社的好帮手.....	32
荣誉满乡里.....	35
跃进，再跃进.....	36

幼年扛活

张召信小的时候，家里就房无一间地无一垄，父亲给地主当长工，母亲在家拾柴荆菜，糠菜当主食吃。住的是租赁人家的两间破茅房，冬天外边下着大雪，全家四口人只有一条破旧的薄棉被，不能遮蔽风寒，上面就盖上柴草和衣入睡。就这样，饥寒交迫把他拉扯大。十五岁那年他的身体还很瘦小，长的比桌子略高一点，满身的骨头架。为了活下去，他忍着一切痛苦去给地主扛小活。当张召信回忆往事的时候，辛酸的眼泪象泉水一样滚出来，气愤地说：“父亲很早就给地主家扛活，那时我才七岁，家里糠、菜都吃不饱，经常断顿。兄妹三人我是头大的，只会张口等吃，母亲平时总是少吃一口糠饽饽，尽让我们吃。父亲看着一家人挨饿，不知流了多少眼泪。母亲就说：‘等你们长大了，日子会好一点。’那时我虽然年纪小，但已经体贴到父母的难处，每逢吃饭时就先让小弟弟、小妹妹吃饱，自己就到人家枣树底下拾点风落枣吃或到地里刨点野菜把肚子塞饱。秋季里，母亲领我，抱着妹妹到地里拾点秕粮穗，冬天拾点白菜帮，含着糠糊口，就这样年复一年地过着。”

1929年，他长大到十五岁，懂得事多了一些，看到家里这样苦，心里很难过，他不甘心一家人挨饿，心想要用劳动来冲破这饥饿。

一天，太阳渐渐西沉。父亲坐在炕沿上低着头，从微弱的灯光下可以看出他那一副惆怅的面孔，召信的心情也随着沉重起来。沉默一会儿，父亲悲痛地张口对他说：“孩子！”

你今年十五啦，我托人說合叫你到小李村安廷恩家去扛小活。”这时母亲的头扭向墙角，暗暗地掉下了眼泪。为了生活，他說：“我去，掙了錢养活爸爸媽媽。”

清晨，偏北风吹来使人感到有些寒意，沒有吃飯父亲便領着他去上工了。

安廷恩是小李村的一个土棍，长着滿脸橫肉，一对野猫子眼，开口就罵人。他家的远地离家五、六里。张召信每天担着重达七十多斤的飯担，送两趟往返二十来里路。刚挑着走时，还不觉得怎样，走不到半里路，就支持不住了，扁担压的肩膀生疼，担子从右肩換到左肩，不住的来回搵轉，滿身大汗湿透了衣襟。每次都得給东家砍两筐青草挑回来，这是东家定下来的規矩。任凭送飯回来是怎样劳累，不等飯担子放稳，女东家就嘶哑着嗓子喊：“小做活的，快去套磨去。”

“咳！真他媽的要命鬼！”他內心里怒罵这些吃人的家伙，可是，每逢怒火闖到口边，还得忍气吞声地咽回肚里去。尽管一天到晚不住手地劳动着，还不叫吃饱，每頓只給两个粗面餅子吃，一不留神，不是拳打就是脚踢，就在这一年，他的身体受到很大摧残，手足經常麻木，肩背有些弓弯了。心想給人家扛活真不容易呀！穷人到那都得受欺侮，这是他初次有意义的觉醒。酸，憤怒交織在他的心里。

入冬了，天气是那样寒冷，他只能穿上一件又薄又破的小棉袄。整天起五更睡半夜。一天傍晚，他独自坐在牲口棚里，沉痛地回忆起一年来的光景，越想越伤心，越想越痛苦。扛一年活也掙不了錢，难道一个人还不如东家的一条狗。去他媽的，他賭气迈出大門，溜出村口，暮色伴着他那矮小的身影，深一脚浅一脚，一步紧一步地朝着自己的家走

去，他想从此就可脱离这吃人的虎口。

他走进自己的家，爬在炕上痛哭起来，母亲过来问他：

“召信怎么啦！”悲声仍是不止。

在旧社会“赌气”能解决什么问题呢？全家总是要想法活下去的，正月的一天，父亲对他說：“穷人吃碗飯不容易，为了活着，还得去干。”他虽然不愿再被人家当牛馬使用，但生活門路又怎么来呢？父亲的劝导使他清楚了一些。

黑夜寒风颼颼，父亲領着他到离家三十五里地的洼里桥去上雇工市。等了一夜，直到太阳高高升起，雇活的地主才来到这个出卖劳动力的市場。父亲不知費了多少唇舌，才把他送到孟家碼頭一个叫孟新的地主家当小工。

孟新是他的姑老爷，論亲戚还不算远，心想嫡亲带故的，可能好一些，那知他更阴险毒辣。每天除去应作的活外，还叫他做大长工的活，和在小李村一样不叫吃饱。六月的一个中午，天气酷热，他刚下地回来，护院的狗腿子王世勤便叫他去喂牲口，他想，这不是他应作的事，就說：“怎么这活你也支使我！”

“就叫你喂！”狗腿子厉声說。

“呸！我不喂。”

这时在后边的三少爷手持一根推碾棍齐腰打来，只听劈拍一声，他平地倒下，眼里流出了悲痛的泪水。

从这以后，东家对他更加刻薄了，狗腿子王世勤整天横眉冷眼，三少爷处处监视。

他一向是不服就說，直出直入的，从来不会花言巧語，越是这样，心毒手辣的地主越恼恨，因而苦头吃的很多。虽然一次又一次的事实告訴他，这样会吃亏的，但阶级仇恨怒

火怎能消失，坚强的人要有坚强的骨头，决不能讓地主随便摆布。

一次，狗腿子王世勤讓他去扛重达一百多斤重的木头，身小力薄的召信是扛也扛不动的。显然这是他們在找錯兒。他的心又沉重又气愤，覺得再也不能容忍下去，拚命也得給他干一下子。主意拿定后，他双手往腰里一插，理直气壮地說：“你們存心不良，想压死我，就是不扛。”这下子恼了狗腿子，只見他伸手掏出三把盒子枪，咬着牙，瞪着牛蛋子眼，枪口对准召信的胸膛，厉声喝道：“你扛不扛，不扛我就打死你。”这时，勇敢的召信，毫无惧色，順手拿起一根木棍，指着自己挺起的胸口，高声罵道：“你打，你不打死我，就不是你亲娘养的。”他一面罵，一面举棍向王世勤扑来，正在这个当兒，街坊邻居来了一大群，这个一言，那个一語，把王世勤責問了一番。在众人斥罵下王世勤才无精打采地走开了。这时，对門一个穷苦的孟大伯，眼看着年紀幼小的召信整天挨打受气，心里不平，又不敢說，同情的心理使这位老头流下了眼泪。

“走吧！到我家歇歇去。”他一手擦着流到脸上的泪珠，一手拉着召信的手，走出了东家的大門口。

穷人和穷人的心总是連結在一起的，孟大伯对召信說：“孩子，生在这个世界，那有穷人的活路，还是忍耐着点吧，等将来也許会好一点的。”

远远传来隆隆的雷声，天空漸漸阴沉下来。召信躺在炕上，反来复去总是睡不着。数不清的思緒交集在脑海里，偶而睡着又被恶梦惊醒，他覺得周围的一切都是寒慄可怕的，象置身在魔鬼的洞中。他想，东家一定要报复，总有一天会吃大亏，如果再这样下去就会白白的折磨死，离开这吃人的

場地吧！但是忽兒又想起父亲的囑咐，內心斗爭劇烈起來。是要活下去呢？還是叫他們活活折磨死？這兩句話在內心上下翻騰了幾次。最後他決定，絕不能再給這狼心狗肺的人干活，他想到做到，拔步就向外走，第二次逃回了家。

這一年過去了，春暖河開，一個清朗的早晨，他站在滹沱河的堤岸上，仰望着天邊，想這新開始的一年，生活会好些吧。這是他年年的企望，然而在舊社會里，這只能是窮人的一種幻想。生活仍是卷在痛苦的漩渦里，而且越來越痛苦了。就在這年——1936年，他的母親，因長期受着痛苦的折磨活活餓死了。不久，十一歲的弟弟因為吃樹皮草根得了大肚子病，沒錢醫治，又沒有好營養，也病、餓而死。家里只丟下剛四歲的小妹妹，人雖然少了，日子卻更加艱難了。里里外外全靠他一個人支持，沒有吃的就得背着妹妹下洼剗野菜，回來煮熟吃。年小的妹妹沒有餓餒就哭啼，因此，東家要一口，西家討半碗。後來，他只好忍氣吞聲帶着妹妹，給本村陳四均家去當短工。

1937年，蘆溝橋事變發生了，抗日戰爭的烈火燃燒在華北，他親眼看到腐敗無能的國民黨軍狼狽南逃，整個鄉村籠罩着驚恐緊張的氣氛。富人們在燒香祈告保佑財產，窮人們一心一意地盼望着救命恩人來到。他握緊拳頭，憎恨在心中沸騰着。

這是一個悲痛驚恐的日子，也是一個熱血沸騰的日子，就在同年的秋後，救命恩人——共產黨來到這裡。村村組織動員會、農教會、青教會、婦教會等等抗日救亡團體，天天開大會宣傳抗日救國保家鄉，區長還單獨組織起扛活的窮哥們成立了自己的工會。經常講解窮人受苦的根子是反动政府的壓迫，地主的剝削，要想解放自己，必須組織起來進行斗

爭。从这以后，他更懂得了階級仇恨，明白了很多革命道理，今天总算有了盼头，只觉得浑身是劲。他逢人便說，要听共产党的話，永远跟着共产党走，团結起来，抗日救国……

这一年，敌人只顧向南进犯，只在沿鉄路綫較大的城鎮安上了据点。到第二年敌人向冀中內地大举进攻，献县县城失守，并占領了淮鎮，馬里坦等小集鎮，經常出动烧杀搶掠，环境一天天恶劣起来。有血气的青年放下了鋤头，参加了抗日游击队，整个农村燃起了复仇的火焰。

这时，他下定了决心，离开家乡去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队伍，保卫祖国，保卫家乡，为了穷人翻身，贡献出一切力量。

秋天的夜，气候凉爽，传来了陣陣低沉的炮声，滿腔热血在沸騰，他迈着强壮的步伐，离开了家乡，参加了区地方抗日武装。从此，开始了战斗生活。

战斗在敌后

日本鬼子疯狂地向冀中腹地进犯，到处炮火咆哮，每天，不知有多少善良的群众倒在血泊里，死在敌人无情的刺刀下，頹墙断壁破砖瓦片几乎村村都可看到，敌人欠下了滔天的血債。仇恨的怒火燃烧在他的心头，就在这战火密布，爆炸的吼声中，在弥漫的烟幕中，他奋不顾身前进！前进！

在他刚到区上的第二天，党决定讓他担任区武委会副主任，組織和领导二十四个村民兵对敌斗争。为了迅速掀起群众性的武装斗争，在党的統一领导下，他日夜奔忙，东村动员，西村訓練，經過一个多月就組織起一百二十七名年輕

力壯而又純潔的基干民兵，和三百多名手持長鞭槍、大刀、土槍、土炮的群眾自衛隊。

1939年6月的一天，烈日烘曬着大地，他率領着七個民兵到高里華村去執行任務。突然村東口叭！叭！一陣槍響，子彈從空中掠過，盤踞在馬里坦的二百多名偽軍向村里撲來，情況緊急來不及撤退，當時對從來沒有打過仗的召信來說，確實有些發慌，其餘七個民兵神情失色。怎麼辦？他想起了區委書記的話：“在萬分緊張時不要驚慌失措，對敵人要狠。”于是他心一橫，打！七個民兵分成二組，一組向左，一組向右，他自己用一支二十響盒子槍迎着正面衝心的敵人，等沿街敵人逼近，噠！噠！噠！兩個敵人倒下了，又是一梭，敵人又倒下了三個。一陣排槍從敵人那邊掃射過來，只見戰戰兢兢的敵人向前蠕動，正在这時，左右兩方埋伏着的民兵，斜側面向敵人打來，只听敵人叫喊一陣，亂作一團，狼狽逃跑了。他看着一群無能之輩，微笑了，心想，八個人戰勝了二百多，好一個漂亮的埋伏仗呀！

冬去春來，敵後鬥爭日益緊張，黨為了建立區地方武裝，調他到區小隊擔任小隊長，他帶領着四十餘人組成的小隊，活動在滄石路，滹沱河的兩岸。這支隊伍象一把銳利的鋼刀插在敵人的心腹地帶。

是在2月的一個晚上，小隊和縣大隊配合在一起，由蘆屯村轉移到張北村駐扎下來，一夜酣睡倦意未消，朦朧中只聽到崗哨上呼、呼連響了幾槍，緊接着來的是一陣暴風雨般的槍聲，炮彈在屋頂上爆炸着，彈片紛飛，不到十來分鐘二百多日、偽軍衝了進來。就在他剛衝出大門時，他受了傷，子彈戳入他的脊背，熱血湧流出來，他咬緊牙齒忍着疼痛，繼續向街口衝去。

“站住！捉活的！”敌人边喊边拥来，跑在前面的一个鬼子，端着明亮的刺刀，疯狂地刺来。

去你媽的，給你个鉄球吃吃，他握紧手枪，对准来刺的敌人，叭！一枪敌人倒下了。

接着又上来五个敌人，猙獰的面孔，五个刀尖逼来。叭！叭！叭！只見三个鬼子应声栽倒，剩下的两个向一家院里拼命奔逃。

在大街小巷你死我活的搏斗着，我方大小队一百多名健儿，个个英勇顽强，前仆后继，杀声震天。

“前进就是胜利，后退就是死亡”县大队长发出了庄严的命令。

战士们，听到这刚强的声音，个个勇往直前，百多把刀尖刺向敌人的胸膛。沒有步枪的召信，很快从敌人尸体的身边，捡起一支三八枪，尽管伤口痛得厉害，端着枪有些吃力，額上流下大顆的汗珠，眼前冒金星，他也顧不得这些。只是死死地盯住敌人，左刺，右扎，沾滿血的刀尖上下閃动。半点鐘过去了，肉搏战由街东头推进到近西口尽头了。来势很凶的二百多个敌人，逐渐稀落到不足百个了，气势大衰。我們越战越强，受了严重死伤的敌人，再也招架不住了。它們扔了枪械沒命地逃窜。

淮鎮是献县东部一个重要集镇，敌人早在1938年就占领了这里。这个据点里有一个伪宪兵队长名叫安振虎，他依仗鬼子的势力騎在人民头上任意蹂躪，只要他从王八窩里一出来，就滿刀沾染着血迹回去。他是残酷的劊子手，把人民的生命当做血腥的賭注。一年多的時間被这个劊子手活活杀死的干部和群众，就有三百多人，强奸妇女一百多，搶劫財物不計其数，群众恨之入骨，紛紛要求懲罰这个罪恶滔天卑鄙

无耻的凶手。

怎样捉住这个罪行滿貫的坏蛋？召信反复考虑了好几个夜晚，经过与大家商量，决定先进行細密的偵察工作。偵察的結果，才知道安振虎就在离崗樓不远临街的一所瓦房里住，每天晚十点鐘回家，他的房舍周围沒有防守設備。在偵察員詳細汇报了情况之后，张召信沉思了一会兒，便說：“很好。”于是召集了基干隊員會議，具体布置了战斗任务，决定在晚上十点后深入虎穴，从窩里拖出他来。

一个宁靜的夜晚，三十多名战士，悄悄地来到淮鎮的近前。围村有一丈多深的大沟，靠里边一面插着树枝，沟坡很光滑，好象张着一个无底的大嘴，隊員們也象面临着絕壁一样。这时他命令第二班向右方去警戒南門上的敌人，第三班向左方去警戒西門上的敌人，他亲自率領第一班跳下大沟，人与人搭成了“人梯”，不到十分鐘爬过了封鎖沟。这时崗樓上的伪軍已入睡，只有了望哨兵不时的发出一道道手电光，一切安然寂靜。几个輕盈勇敢的身影，穿过大街沿着小巷摸索前进。到了！张召信轉身輕輕推了一下大門，門已扣得很紧。

“越墙过！打肩梯上！”

不到二分鐘三个人一齐越墙而过，門外留下两个战士担任警戒。

十一点多鐘，正房屋里灯光照得窗戶通紅，屋門半开，留声机正唱着戏。走在前头的张召信从門縫里側身而入，只見这个該死的坏家伙正在聚精会神地換唱片，对面陪伴着一个妖艳的女人。张召信使足了全身力气，一步跨近前，在安振虎猛起身慌忙抓枪的时候，一个巨大而有力的手，早已按住他的头。

“不許动！”

三个复仇的枪口紧紧对准了他的头颅。

安振虎往日的威风扫地，吓得魂不附体，渾身哆嗦縮成一团。

“饒命吧！”他不絕声地哀求着。

“不准饒！”张召信使了一个眼色，一把雪亮的刺刀插入了这家伙的胸膛，結果了他的狗命。

黑夜还是那么寂靜，张召信带着英勇的健兒，向着驻地行进了。

第二天，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传遍了附近各村，张召信同志的英勇战斗，为民除害，受到了群众的贊揚。

在敌后游击战争中张召信同志身經百战，受伤十二处，經他自己打死的敌人就有二百多。只要一提起“张駱鍋”（他的外号）这一带敌人都心惊胆寒，因为敌人知道他勇敢无畏，射击准确，对他们毫不留情。当时淮鎮的敌人曾张贴布告，宣布誰拿住“张駱鍋”一两骨头給三十块钱。回头村敌人在他們杀人的刑場上，釘上枣木橛子，声言拿住张召信后讓他坐橛子。高川据点汉奸周玉齐，张生业等人，来信引誘他投敌，并威胁說：“如不投降，就把他家杀个鷄犬不留灭門絕戶。”这一切恐吓并未使他吃惊，他对敌人更加仇恨，斗争意志更加坚强了。就这样百次、千次的和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，最后活着的还是张召信，化为灰尽的則是万恶的敌人。当他回忆起这段战斗生活时說：“有了党就有力量，有了群众就是靠山，对敌人的仇恨使我坚强，新的生活，只有通过战斗才能得到。”

入 党

1940年的秋天，张召信的战斗生活已经三年了。战斗锻炼了他，党的经常教育使他从不畏惧，成了一个忠实的革命的战士，懂得了只有团结在党的周围就能胜利，决心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，把自己的一切完全交给党。在他的内心深处深藏着一种强烈的愿望：要做一个共产党员。

当时，因为环境残酷，党还处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。虽然还不知道哪些同志是党员，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他已经清楚地看到有的同志特别忠诚勇敢。这些同志便成了他学习的榜样。

敌后的武装斗争越来越紧，敌人不断组织千人数百人的围攻、扫荡，他率领着区小队，忽儿出现在滄石路边，忽儿又在滹沱河的两岸，有时还靠近敌人据点驻下来，神出鬼没打得敌人蒙头转向。1940年夏季的一个下午，区小队在村外一个井台上休息，他向跟着小队活动的区武委会主任纪星来同志说：“我已参加工作二、三年了，早就想着入党，但不知道够不够条件。”

“请你不要着急，做个共产党员可不是那么简单，要经过较长时期的考验，最重要的是要听党的话，不怕牺牲流血，不妥协，不投降，誓死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。”

“对！我一定照着你说的这些办，可是，还得你多多帮助呀！”“那是当然。”两人这样热情地对答着。

从此以后，他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和力量，时刻注意克服自己的缺点，虚心地向别人征求意见。

已经是秋天了，地里的庄稼都已长穗结实。一天中午刚

吃过飯，紀星来同志带着欢欣的笑臉，对召信說：“你的入党問題經過区委研究，認為你可以申請入党了。”

“是嗎？”

“可不是。”

这时他心里充滿了平生最大的喜悅。当天下午他便写好了入党申請書，自言自語地說：“是党培养教育了我，使我摆脱了飢餓、压迫和剝削，現在长久的期待快要变成现实，将要成为一个黨員。”他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明朗起来。

过了十多天，一个晚上，秋月悬挂在东南天空，皎洁的月光显得分外清明，有区委書記和紀星来等七、八人，悄悄地来到刘庄子东北洼一块高粱地里，举行了入党仪式。在会上，他抑制着內心的激动，臉朝着北方，立正，把右拳头高举过头頂，庄严地宣誓：

“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承認党綱、党章，按期繳納党費，积极为党工作，不怕牺牲流血，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到底。”

正是为了这伟大的理想，他始終不懈地为党、为人民工作着，經常严格要求自己，始終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。这就是鼓舞他永远前进的动力，也是他无穷无尽的力量源泉。

复 仇

1945年，日本无条件投降后，抗日根据地万民欢騰，村村张灯結彩，敲鑼打鼓，胜利歌声嘹亮震天，人們都眉开眼笑迎接着和平生活的来到。可是，国民党伸出了杀人的魔刀，发起了反人民的內战，向八路军根据地大举进攻。这时

张召信已奉命编入了正规部队，担任了连长。阶级仇恨的怒火在他的胸膛燃烧，他想，枪炮是掌握在革命意志坚强人的手里，敌人将对任何新的冒险付出高昂的代价，我们的根据地仍是壮丽而不可战胜的。他白天黑夜时刻准备着复仇战斗的来到。

这年初冬，河面上冻结着薄薄的一层冰。盘据在津浦路馮口车站的国民党匪军三百余人，出动到李庄搶掠，我们的部队就驻在离此七里地的周庄子，营长命令将这股匪军消灭掉，并下令让他率领第一连打正面冲锋。从这里冲向李庄，在没有遮蔽的旷野上，中间要经过凶猛顽强的冲杀，对于这可能随时流血牺牲的战斗，他毫无恐惧。

冲锋号响了，我们的迫击炮发出了隆隆的巨声，掩护战士们前进。敌人开头也不甘示弱，疯狂地扫射着，双方的炮弹象飓风一样。前哨阵地上机关枪噻噻作响，枪弹如雨，地面上尽是火焰，然而敌人的炮火并不能阻止我们的前进。

轟！一声巨响，我们的机枪手身受重伤，召信眼看着亲密的战友被背下火线，燃起了万丈高的怒火，他紧握枪柄，向敌人扫射过去。

“同志们！前进！前进！”他高声呐喊着。

战士们个个奋勇向前，遍地健儿猛向敌人攻击。

我们已经步步逼近了敌人。防守在村沿的敌人，被这勇猛的冲杀吓呆了，慌忙地向村蒸撤退，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，由冲杀转为追击。战士们，个个挺起胸膛，展开了勇猛的追击战。

当队伍追击到村沿，围村尽是一片不断头的坑塘，水面上飘浮着薄冰，去路被堵塞。敌人还在高房上胡乱射击着。

决不能停留，召信第一个跳下水去，齐腰的冰水透身刺